

前之輯本在寫

李浴日



孫子兵法特輯

執筆者 九人

讓我們打開世界兵書的大門來一看吧！現存最古的兵書，不待說，就是孫子兵法十三篇。

孫子名武，他在周敬王時代。即距今二千四百餘年的當時，所用的字是難書的篆體，加以沒有紙，也沒有筆，在兵學上，竟能完成了這一部不朽名著，真令人驚嘆不置。它的生命，并不隨時間而湮滅，反而彌久彌光，日本研究家譽為：「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」，又為「古來帝王的秘本，將相的秘本，及其他一切鬥士猛士的秘本」，可見是書的價值，更可見孫子天才的卓越。他是兵學上的先知先覺者，實與西方克勞塞維茲並稱為世界的兵聖。

我國的兵書有所謂「七書」者，（可稱為兵法叢書或兵學集成）即：孫子，吳子，尉繚子，六韜，三略，司馬法，李衛公問對等，就中以孫子為「鶴立雞羣」，其他六書雖各有其特色，但都不離孫子所說的大本，故讀破孫子，便可窺得兵法的全豹，實非過言，它真是中國兵法的代表作。

孫子的不朽，自有原因在。即他所建立的兵學理論，僅是原理原則，不涉於枝葉末節，或小動作，依此而做千變萬化的妙用，故雖以時代的推移，尤能保存它光輝的生命。
在現代的併用戰或綜合戰爭上，孫子早已提供了我們許多原則：他

說：「計利以聽，乃為之勢（如在外交上締結攻守同盟國等——浴日註），勢者因利而制權也」。又說：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」。又說：「屈諸侯者以害，役諸侯者以業，趨諸侯者以利」。再說：「衢地（介在敵我之間的鄰國——浴日註）則合交」。再說：「威加於敵，則其交不得合」。這不是提供我們以政略戰的原則嗎？他說：「凡用兵之法，帶甲十萬，革車千乘，千里餽糧，內外之費，賓客之用，膠漆之材，車革之奉，日費千金，然後十萬之師舉矣。……久暴師則國用不足。……夫鍾兵挫銳，屈力殫貨，則諸侯乘其弊而起，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。……因糧於敵，故軍食可足也」。又說：「一軍無輜重則亡，無糧食則亡，無委積則亡」。這不是提示我們以經濟戰的原則嗎？他說：「三軍可奪氣，將軍可奪心」。又說：「以治待亂，以靜待譁」。再說：「古之所謂善用兵者，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，眾寡不相恃，貴賤不相救，上下不相收，卒雖而不集，兵合而不齊」。并闢「用間篇」，專論間諜戰（思想戰包含宣傳戰與間諜戰）這不是提供我們以思想戰的原則嗎？至論武力戰或軍事戰則更多了，他在武力戰上提供我們的原則，不特可以用于陸戰上，且可以運用於海空戰上，像他所說的：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」。又說：「凡戰者以正合，以奇勝」。及「始如處女，敵人開戶，後如脫兔，敵不及拒」等是。又像他所說的：「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」，正是豫言了今日的的空氣襲。又像他所說的：「為兵之事，在詳順敵之意，并敵一向，千里殺將，是謂巧能成事」。又可當為遠距離的大規模空襲空戰，及遠渡洋的大規模海戰看。其次，在陸戰上，論攻守之戰說：「不可勝則守，可勝則攻，守則不足，攻則有餘」。又說：「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。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，善守

者敵不知其所攻，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，神乎神乎至於無聲，故能為敵之司命。進而不可禦者，衝其虛也。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（例如倭寇乘汽車退却等）。故我欲戰，敵雖高壘深溝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我不欲戰，雖畫地而守之，敵不得與我戰者，乖其所之也。這些原則，都可以運用於現代戰上。至專論守戰說：「善守者藏之九地之下」（如今之要塞戰）。又說：「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，能使敵人不得重者害之也」。又說：「以近待遠，以逸待勞，以飽待饑」。再說：「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。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」。再說：「隘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盈以待敵。……險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陽以待敵」。這都是供我們此次抗戰之用。專論攻戰說：「用兵之法，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，倍則分之」。又說：「勝者之戰，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」。又說：「善戰者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」。再說：「出其不意，趨其所不意，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」。再說：「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，後人發，先人至，此知迂直之計也」。再說：「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」。這些原則依然亦可以運用於現代戰之上，希特勒的閃電戰的原理，實不出此。孫子真是偉大！

但是根據近代兵學家對於攻守的見解，認為：攻守并不是對立的，乃為一物的兩面，有攻必有守，有守必有攻，但有「主攻」或「主守」之分。蔣委員長說過：「攻戰之利，較甚于守戰，故戰鬥除不得已而為守戰者，餘當多取其攻戰為利也」。又見委員長於民元主辦「軍聲」雜誌第一期所撰「戰爭及戰術總論」一文，誠如薛伯陵將軍說：「長沙會戰，我軍不呆守陣地，不死守用方案，只求殲滅敵人，取絕對攻勢，實行反包圍，以破敵之包圍」。又見吳逸志將軍編著「薛伯陵將軍實際統帥法之概述」一書，足見「主攻」實為戰術的至上原則，亦為殺敵制勝之本。今觀孫子全書，我們雖見他往往把攻守併列而論，但他根本的精神是「主攻」的，不是主守的，我們在此次抗戰中，應把揣着孫子這個主攻的原則才可。

但是孫子全書迄今亦非無可非議之處，而為我們應徹底清算的，就是他所說：「掠奪分衆，廓地分利」的思想，不待說，這是古代封建主義的表現，亦即今日侵畧主義的註脚。今日中國的戰爭思想是進化為反封建的，反侵畧的，救國救世的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了。詳見拙作「中山戰爭論」。

以上隨筆寫來，對於孫子原文未暇加以詳細的註解，唯有請讀者一閱我過去所譯著的「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」（商務版）。這部書自出版

之後，我想給它一個十分之九的修正，竟無暇答，真是一件憾事。而商務出版這部書，又不能不斷地供給讀者，這又是書店的失責。去年香港未失時，我在該島尚購得兩本日文孫子：一為一九三九年八版的山田準，阿田俊介兩氏譯註的「孫子」（岩波版），一為一九三八年大場彌平氏著的袖珍兵法「孫子」，（此書為日本中央公論社版，曾註明該社特加印五千冊，慰勞倭軍），在中日戰爭正酣時，日人尤如此積極研究我孫子，并不以為敵對國家的產物而敵視之，更見孫子價值的偉大，那麼我國將校更應人手一卷了。本刊為提醒全國軍人對於孫子的注意，並助讀者的理解孫子，特發刊孫子兵法特輯，蒙陳縱材、李岳鳴、陸運節、盧紹儲、何錫焯、甄錦榮、程靖宇諸先生賜稿，俾得出版，謹此誌謝。又關於研究孫子的論文，數年來我看到的有十餘篇，並且我過去亦寫過「孫子的游擊戰術」，「從孫子兵法證明日本必敗」，及「從孫子兵法分析敵人進犯粵北的潰敗」等篇，弄到今日幾乎無從落筆了。我在百忙中，選擇「孫子的軍事地理學」一題，寫了數千字，惟因本期稿擠，只得留待下期發表。又本社擬出版「孫子與克勞塞維慈」一書，以幫助國人對於兩氏兵學的研究，特此豫告。

我國軍人今後是要「折節讀書」了（指以兵書為主），在過去的內戰專憑勇氣可以打勝仗，今後在對外的國際戰爭上則要深造乎學問了。鬥智重於鬥力，于今猶然。所以我們軍人今後應利用餘暇，從事於兵學的研究。因為研究兵學不獨可以提高我們的智力，而且可以振作我們的精神，堅定我們的意志。否則視讀書為「書獃子」，或當做「感究」之事，只是傾心於人事上之奔走，這樣或可一時達到勢利的企圖，但於民族國家必遭受無窮的損失。去歲我在渝訪劉次長為章先生時，他曾對我說過：「數年來的抗戰，充分表現着我們軍人學問的落後」。楊杰將軍對我說過：「歐洲把軍人分為三種：——第一位為理論家，第二位為技術家，第三位為戰術家」，並力言軍人必須致力於學問的研究，現聞楊先生新著「國防新論」即將與國人相見了。馮玉祥將軍則好學審問，手不釋卷，為了求知，以前曾進過陸軍大學，此次談話時，他曾提及我的「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」，又特為本刊寫「得兵心的要訣」一文，以啓迪後輩，可見他對於學問的注重。這也是說明中國軍事界已在進步着了。因此我感我國的古兵書，尤其孫子兵法，應定為全國軍人必修之課本。我們應研究孫子，學習孫子，發揚孫子，使中國兵學重放光明！